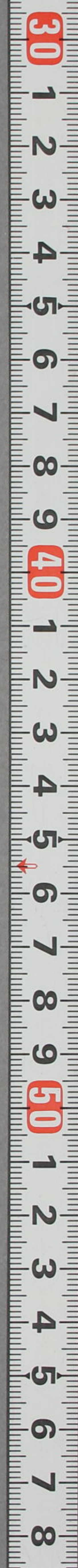


九子全書



門口 13
號 120
卷 17

管子卷第七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白玉 參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 沈冲輯訂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 沈冲輯訂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匡事匡君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

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

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

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

管子 卷七 一 莊齊藏反

然者 敬仲之逸駕 絕幾幾乎振 其文高古奇 人追敬者然 及形皆後 案前計三匡

趙用賢評大匡等三篇是當時紀敘之

而賤故難為之傳也。賤臣知棄矣。續按言君知已不肖使傳小意棄我故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次必

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此可以免子之身。續按言子固辭傳稱疾不出。

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次。鮑叔曰子如是不免之則君不疑必免子之傳矣。

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

事不廣間。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間安。將有國者未可知

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

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

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續按此言三人于齊猶鼎足俱

程敏政評讓事廣間便非也

事一公子則所事者能立。若云一人則必不立。今已既事糺故知小白必不能立為後。管仲曰

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

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

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糺言

又不立小白。卽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續按二公子指糺小白也。已以同言定齊必此二人也。

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言雖無小智能非

夷吾莫容小白。夷吾莫能容春演小智大慮政不相

兼。尤不可相兼。大飯不及壺殮。嚙嚙不足為飽。有大

右畫員。手且不能給。而况於心耳。目手足各兩而心

揚順評無小知惕而有小慮伯之上也。淫侈好動不足害伯有小知害伯必死。小知大慮之仇也。日拙而不知懼也。彼自不容夷吾

夷吾又孰得而役乎小。而小無得御乎天。故曰大不踰小。出入。君子不小知。故可大受也。天不幸降禍。小白者夷吾之小水也。魚之識水久矣。梅士享評忽以受君命。奉所立為君。臣仲以社稷宗廟祭祀為君。臣議論各根天性。予以此時受命為傳。非受命寄託。仲說較長遠。其後秦紇奔魯。君臣既定。義無所逃。召

得役乎小。而小無得御乎天。故曰大不踰小。出入。君子不小知。故可大受也。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紇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紇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紇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致。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名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續按。兄。古况字。後倣此。言犯命廢紇。雖得天下。尚不生。况定齊社稷。一國之政乎。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

忽之死允賢。生也。予故曰。仲何不藏身。以有待而幾。待于二公子之間。

況鼎新評。無二心。正盡力。以親信。

梅士享評。仲教鮑叔以無

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紇哉。言當為宗廟死於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一紇。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奉通。管召二人語。應是小白既立。請魯與鮑叔辭。傳不相當。紀者代為辭。又錯為序也。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為君。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

二心而已二
心于亂蓋亂
之不終仲雖
料之而所事
既定不可更
也仲命有所
制也

梅士享評魯
桓公夫人一
段亦齊襄公
淫縱取亡處

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
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
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紬無知無知怒公令連
稱管至父戌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戌公
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
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申桓公
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
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
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

葉水心評賢
智似各成其
美

姚樞評禍理
語更奇峭

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垂謂扶公升車公薨于
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必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
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亡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
之於魯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
禮命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
構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殺魯君彭生其得免乎禍
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恒彭生不
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

張榜評敘得簡古

朱養純評事其性彰

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由彭生則彭生力能止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亾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

孔穎達評文更委曲如畫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興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傳小白將立之。公曰。然。

張嶠評鮑叔知仲心

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爲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紂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紂也。

曾彥評鮑叔料施伯亦是

言管仲親紂，紂之不死而况君乎？親尚不死，若若欲多於小白也。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來在魯，可因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爲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

劉總評此計極詭

朱養和評施伯亦不能料

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今既定。

郭正域評生臣死臣是定案

梅士享評成行成名等議召忽見死則行立而名不虛生則行喪而名虛立也

楊直評上者匡之志下者匡之術朱長春評以

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紇。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紇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紇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或尤合之功。或曰。明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

或曰起例信
疑兩存而文
奇正陸離得
此更神大傳
所謂相雜太
史公

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
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
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
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
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
其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
不與召忽圖我。小白
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召
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
若及獨能圖我。
績按：及，謂所
從黨與也。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
事。智人作內事，則其
國理績按：指管仲。朋友不能相合，膠而國乃可圖。」

何俊良評是
叔真心

楊慎評鮑叔
之可仰也大
匡之文文鮑
者歟

也。膠，交人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
黨與弱，故乃可圖。績按：指召忽。乃命車駕，鮑叔御。
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
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
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
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
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
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乃行至於邑郊。鮑叔
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
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鮑叔
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
從小白者。
不忍違老臣，故
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
相從，中心實疑。
二十乘先行塞道，績按：鮑叔言齊國人疑立君未定，
必不忍殺已若事不濟，已尚足以塞道而先小白也。

權賦評此誓
甚正決

春通三人同友。仲忽必不忍殺叔。故先驅塞道。公子居後。既不得前行。則彼兵不振矣。是以平行人國而亡恙。倘其反而殺叔。先者死。拒後者可走也。故曰公子猶之免也。是以誓軍令。利則進。不利則後。免公子而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糾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

梅士享評桓
公設無大慮
管仲終死子
糾可見其生
不苟
朱長春評期
士而勉伯著
書者後曰君
不能大姓以
小見仲王佐
云爾
梅士享評必
待桓公許伯
然後仲趨就
相位可見其
相不虛

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政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

梅士亭評桓公欲先修兵管仲欲先厚人所謂人者合諸侯與齊而兼厚者也

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

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別本

未盡。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又告管仲曰。欲繕

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

船中。宋夫人。左傳作蔡姬。蕩舟事。亦不同。夫人蕩船而懼。公怒出之。

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

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

諸侯興兵而救宋。太敗齊師。宋受而嫁之。蔡侯。左傳作蔡人嫁之。非宋嫁與

朱長春評蕩船事國異人異年異目。先立以下至後紀事多與薄左故別或曰起例載異聞也

沈陽新評修兵後用果可危

蔡也。事見魯僖公三年。乃齊桓公二十九年也。案齊桓踐位之二年。宋從齊伐魯。三年。宋再伐魯。四年。宋

有宋萬之難。而閔公弑。五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冬。會于柯。始及魯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六年。春。齊

率陳曹以伐宋。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

還。自此征伐會盟。魯宋無不共命。安得有柯未會之

先。齊伐宋。而魯救柯。既會之後。宋公怒。歸告管仲曰。

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

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

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所勸。外犯

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為人所怨。為義之士。不入齊國。

君為不義。故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

梅士亭評鮑叔啟君用夷

吾之言此篇
凡三見故知
桓公之伯始
終成之者鮑
叔也

李泌評翠沐
昭人

趙用賢評義
士歸方可強
國

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侈謂過常也。謂重其

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

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

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

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亾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

政夷吾尚微爲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爲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

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

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裝領而刎頸者

不絕。裝謂制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

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爲害也。

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

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若亂亾立至故可患也。

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

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

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

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

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

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

朱長春評
秋之師未有
加二千乘者
也其虛言耶

參圍之安能圍我

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安能圍我

四年修兵同甲

十萬

同甲謂完堅齊等

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

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

於德而競於兵

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于兵也

天下之國帶甲十

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

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

日以小兵而

服大兵也

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

諸侯設備數見

故設

吾人設詐

詐以繼之

國欲無危得已乎

續按言天下兵

多齊發小兵以服之內外俱失而國危矣詐一本作誑

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

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

更立國界

魯請比於關內

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

服請從服於齊俱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

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劔今而帶劔是

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

若以交兵聞於諸侯

請去

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

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

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

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

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

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

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

非齊國之利

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

劔之爲人也

劔一作沫下同

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

黃震評委婉
雖盡

何俊良評設
慮遠到

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春演曹沫劫壇之事。兩傳不載。七國始言之。或好事

耶。此以抽劒屬公。更左。冠裳之侯。賊為刺客。自昔未

之有聞。又安在秉禮周公之胤。且會盟之役。禮擯贊

揖讓登壇。劒于何懷。有是乎未敢信也。曰請不帶劒

又所未敢信也。乘車之會。自桓公成伯始。往未之有

以兵臨交惡而盟。無故一旦去。莊公自懷劒。曹劒亦

劒。示疑矣。禍之不信。而誰欺。

懷劒踐壇。莊公抽劒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

無不死而已。左權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

君前。左手舉劒。將權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

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

自殺。故曰均之死也。

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劒抽劒。當兩階之間。

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劒當階。所以拒管仲。言

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

所圖。今不當

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

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圍辟

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

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

五年宋

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

若諸侯何。無若諸侯

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

今宋伐

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

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

則諸

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

後無辭以

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

於兵。勤

於兵。勤

於兵。勤

於兵。勤

於兵。勤

於兵。勤

於兵。勤

於兵。勤

於兵。勤

岳正評劫壇
事殊異

朱長春評大
匡志匡君以
匡天下為功
初殺五年
諫自用之弊
一用仲而伯
成以此分兩
截應惕而大
慮則事多舛
而仲功亦恭
恭矣

程敘政評不
就兵是至書

寧土享評以
下節節收拾
人心看施
為真有包籠
一世規模

朱養純評又
囑以行夷吾
之言是其成
相處

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
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
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
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
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君
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
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
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
杞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

夷儀以封之

夷儀邢城

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

衛君出致於虛

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

桓公且封之隰甥

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

小國之亡理則然矣

不當封也

今君斬封亡國國盡若何

國之車盡於封亡國其若之何春通絕以

小言國小故亡封亡而國盡齊亦小矣如亡何

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

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

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實乎

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

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

桓公問管仲將何行

更問以所行之政也

管仲對曰公內修政

葉永心評修
政勸民規模
自宏遠

沈維垣評厚
禮與善不減
王者

楊悅評仲評
陽數人如鑑

管子

卷十

花齋藏板

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得王政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上事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

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行此五年可令諸侯

親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

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

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

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

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

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

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

信驗其所諫之言為善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

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賓胥無

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西土齊西之土。令胥無之國。與士交兵。春通東屬木。其人

性通敏。西屬金。其人剛衛國之教。句危傳以利。謂其

果。兩因其地。而使其人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春通危急也。急於傳

利。見利即動。輕心者也。不能久。即輕而易動。可以相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

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

也。績按小匡作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魯邑之教。好

兌利。則不能久而樂始。謂退速進銳也管子

邇而訓於禮

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邇邇近也

季友之爲人也

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

博於糧謂多委積績按小匡作公子

舉博聞而知禮糧字疑禮字誤也

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

背評文更稊滑

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

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

厚往輕報所以

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

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

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

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

戰於後故敗狄

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今有狄難故致之

甲及貨盡

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

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

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春通

北州侯莫來

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

謂伐楚盟

之州即幽州營州等

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

謂伐楚盟

陵也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

小國齊自謂

以天

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

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

北州侯

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

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

令支國名

下鳧之山斬

憐士字評以八子今救伐以不聽令誅不救罰者尊周以號召天下詎止樓諸侯以伐諸侯

沈禹新評足
兵食而后加
政得治原

宋養和評俱
在盡倫上著
精神

劉繩評罰不
輕加

張嶠評誅悖
倫以示戒

管子

卷一

權術藏板

孤竹。孤竹國名。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

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

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

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

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

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

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

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

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

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及。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

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

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言其竭至。

盡。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都。

之師。尚未下。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

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從今以往二年。

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

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况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

朱長春評四

十二年以上

敘匡天下行

事大略自以

文為次用兵

車乘車九合

為外政結局

復以踐位十

九年也敘國

中為政此

篇大體布格

大奇

朱長春評敘

事道古陸離

有過氣之兼

子史之長太

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

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

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

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

六。兵車之會。謂乘車之會。謂結。興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

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施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

而取一。取其貨賄。五十之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堵而稅之。二

歲而稅一。率一歲而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

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歲飢施而稅。此歲飢謂有飢

史公用其古

法幹以驚雞

以氣勢佐之

別自成史體

梅士亨評前

已已載囑朋

為東國賓胥

無為西國茲

復重出重治

內也公子開

季友蒙孫不

重出輕外也

者。有不飢者。故桓公使鮑叔識。音。君臣之有善者。晏

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了未仕者。高子識。工賈

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獄官也。李。理同。隰朋為東國賓胥。無

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職務故

近。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工賈近市。田野。故近於外門。

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立官

以主。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

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遽之有可當。令一人以車為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

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一作食其委。客與有司別契。別契。

漁賦評待客之禮周悉愷至

謂分別其契。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

國也。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

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

經七日者。則囚其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事適他國。貴

郭正域評有賞無罰大有權衡

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績按縣吏

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今鮑叔進大夫勸

國家。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

成功。終然允當。無有可從。政治為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上

也。野為原。又多不發。春通不發。是大徑大役。起訟簡少其野。多不發之衆。

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

者。莫不恭恪。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

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

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不華。則無過失。而

友有少長。友有少長。為上舉。全此三者。得二為次。得

三之一。三之一。為下。士處靖。靖。卑敬貌。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敬。貴。近於君。

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

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擇善而從。不惰。義。故能多。

勸士享評孝弟為人之本貴人之子必聞之于父士則重而習之獨農工賈恐

其以力獻志
之以見利遷
之故教以應
于父兄則爲
上舉不應于
父兄則爲首
戮而孝弟之
義不待學校
而興矣
朱長春評國
子斷獄只一
句作不了語
復人三大夫
之舉因申三
大夫之罪總
歸君謂國子
以完斷獄文
句之奇後人

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令高子進工
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
爲上舉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令國子以情斷獄
定罪罰者貴得其罪春演獄天下之命也君之威也
于政爲大于國爲權政不可輕權不可移人命不可
濫屬之上卿申之君命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
有重之矣重乃可結
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
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此管仲所
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
進者君舉用之也
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
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訟驕既訟而驕比三者有

不能亦多不
解

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佚績按處華句照

張榜評數個
無赦然

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凌人使友居交泰通狹邪浪
下也照友有少長好飲食照由不仁
狹少年好飲食重交好則狹朋黨行此三者有罪無
公子也嗜飲酒則道情薄
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趙用賢評廉
意廉察其意

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
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
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
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
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

而罪士也

朱長春評三

大夫主進賞

仲命之德中

刑也國子爲

李主罰君命

之刑中德也

東國西土外

政其餘具土

七大夫政完

其文完矣

梅士亭評稟

然親師之義

如揚日月以

中天有令人

節不致有三

之節而不致

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

善爲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

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績按當人皆稱其賢。而

吏舉善者而舉。不賞罰。以其出于衆人同然也。若吏

以賞罰無與已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于人

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

于一人。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出

與師俱。師貴而上。與君俱。君貴而凡三者遇賊不死。

不知賊則無赦。亦人于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

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斷

不臣不子也。故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斷

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與禮義。今易祿可無

犯罪者非以垂僻易義。則以姦僞易祿也。易祿可無

歛有可無赦。姦僞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歛其祿

即天倫王制。原父子立君臣。此加師重在三耳。親屬

情分屬義。又有祿易。則議貴之典。易祿無歛。即奪奉

收田之罰。有可無赦。易後再犯也。春演君天道也。主

德相地道也。主法。故命官申令。在公考成。議罪在仲

法之中。而又有德焉。上天好生之心。終不以義掩仁

也。故仲相也。三告定罪。而不告。國子爲李者爲國守

法。而持平者也。非仲所得告也。周禮三刺。又三宥。是

君又自爲國家祥刑。而持平者也。散散敘敘來有

次第。有脉終。有條理。關鍵。是德威之意焉。見君相之

分焉。見慎獄之仁焉。見君道在過。而義不過焉。治法

蓋政教兩相
成而禮法交
相飭者也

朱養純評痛
快絕

定。人成。又不脫其死也。何以令新君委而任。本
即令叔以本謀泄之。仲亦無計。皆死事讐。魏于心何
何以知國高諸臣。不席此撓我。此都時事之不可幾
者也。謂仲負天下木。不忍溝瀆。而以其身待有用。則
得。謂。必。知。社。稷。之。定。而。故。叛。糺。以。容。小。白。不。得。也。必
曰。爲。白。也。容。爲。糺。也。不。濟。則。乾。時。之。鉤。誰。之。射。乎。中
鉤。而。志。心。中。心。死。矣。其。何。容。以。社。稷。之。定。此。又。事。之
不可信者也。貴日月之光。乘風雲之會。紀內政於五
鄉。立功名於九令。皆後來幸。以其生用。其亡而贖。其
死。天。乎。天。生。才。固。以。用。之。亦。幸。也。仲。尼。老。於。行。無。成
於攝。天生一聖人。一才人。何若。故曰事之不可幾者
也。幸而蓋也。聖人許其仁。而不能許其忠。政以爲後
世貪生。二心口實。仲而功爲期。卒不期。而猶哆然。吾
志其大。爲社稷。不可訓。可差矣。雖然。桓夫亦有市之
乎。仲欲用。桓務功。而桓因以功之務。而入用之。桓實
容仲。仲何容桓哉。故論仲者。仁義相衡。節義功名相
提。以喪節。屬人。以成功。屬天。以義按之身。以仁贖之
天下。天下不可無仲。仲不可無死。故仲罪之。魁。功之

首可懸以待贖。不可謂社稷之大於死。管仲且猶不
可。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楊慎評。讀大匡者。白其志。審其術。則夷吾如見也。
文貌之。則惟太史公。身貌之。則爲諸葛孔明。故後
世之能讀大匡者。予以兩人獨矣。
朱長春評。大匡與齊語爭工。敘辭絕不同。文體各
成一家。後出故更奇。奇勝前。亦奇不如前。五帝三
王之降也。世然也。噩噩皞皞。驩虞。見世運。見文運。
又評。大匡敘一匡大政。是管子列傳。七國法家之
才爲之也。要其博大適宕。時加峻裁。氣體故自矯
矯落落。大致似國策。而古深有春秋之遺。太史公
長篇。往往采其法。亦文場宗器。寶色自貴。○倫次
似錯非錯。關結似闕非闕。古人大文章。時有之。兵
法。正合奇勝也。首按事紀敘。引入仲相。分二大段。
法宜先內後外。先政後功。故倒使造奇。亦不奇也。
敘仲桓君臣始相。左後相成。桓試仲。亦仲試桓。見
病後醫。見顛而後扶。乃言易入而功轉用。于此中
失得。順文相敘。亦自合爾。要于侈其功者外。而所

以為功政也。內也。兵家背水陣。形家倒騎龍。奕家先著為後著也。最奇可翫。

管子卷第八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唐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

二以供賓客。

其一在國。管仲

懼而復之。

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

公曰。吾子猶如是乎。

以吾

子為賢。當以供賓之義。為急務。尚懼而白之乎。

四鄰賓客。人者說出者譽。

見人

梅士享評桓公惕而有大慮于此見之信非夷吾莫

禮而悅者出必為延譽也。

光名滿天下。人者不說出者不譽。污名

庸小白也

管子

卷六

莊子藏板

滿天下壤可以為粟

播壤則生粟

木可以為貨

桓公之譏原大破木成器則貨

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

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

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

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

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

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

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

楊慎評以殺贖殺能慈民之犯死乎甲盾所生餘也幾失於國國猶愈也雖然猶愈於金贖多兵幾敵多金殺主伯國亦以不貪為寶也

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安卿

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

敵之臣盡力故以危救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

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

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

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

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

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

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

劉勰評廢事必先置利

沈鼎新評仁義法三王桓已有卓見

管子

卷八

二

莊子藏板

楊慎評此萬世通病而得用尤甚

管子

卷八

權術篇

李泌評尊禮之至

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隳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以尊。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十日齋戒，召顯之。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仲

何俊良評頗挫傳神

沈氏新評無怠無倫正是持心要道以理一國以經

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勿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爲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

天下俱管攝于此

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

萃

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

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

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

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

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

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

年長心長德

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春通血氣道而后年長而后心長心

長而后德長心與德賴年而善年又賴血氣以延道

導引之使通調無泣闕也血氣不調生于是疾天心

朱養純評為身為國為天下乃所以成信

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

死王事

薄稅歛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

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

不虐憚獨

苑濁困滯皆法

度不亡

鬱濁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

亡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

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

得行於世也春通法度一行于上民格心于下上無

再舉下無再犯

日往行不來遷善不知刑措不用卑卑熙熙鼓此為天下也春演育哉本術乎禁樂去偷

以遊矣氣調血氣調而年德永故道以養氣而持心也心有

貞明則德有貞一德有貞一則理有貞觀制外情繕

內性道以為身為天下也故聞身治而天下治未聞

周元會評國與天下又本于身

其用。作人法耳。後法家乃多言鍾鼓不解于縣。窈窕不離于側。而天下治。至斯而又揭桎梏以佞人主恣睢。嘻。謬哉。甚乎。為法之弊至此乎。徒慨曰。祖管氏。祖管氏。江之不可反于岷矣。而況其流離四下也。聖人之與管成仁。吾之推管出道仁。

有不足于道。無去道而能仁。
朱長春語。大臣以經天下。小臣以理一國。中臣以導君。君。辰樞也。天之中也。曰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始之外。散利。次之內。典利。乃以禁偷持其心。以為身。要于道。所謂環中以應君。正莫不正矣。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張楊評管子生平作用盡在此不可不熟看
朱長春評就齊語詮次而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

小更益之益無加焉其更鐵易金矣

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

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忠信可結於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

諸侯。臣不如也。續按齊語諸侯作百姓。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

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

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

父母。公曰。管夷吾親財寡人中鉤。始於死。今乃用之

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

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

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

楊忱評為君亦猶是此語可起九原

沈開新評提
出先公社稷
是把柄

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徇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

楊慎評一仲
也。施伯以為
大尼父以為
小其施受之
異歟

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在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徇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為羣臣僇。僇之以誠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績按一作非弊邑之所請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桎以予齊。

桀 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偽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

笑其偽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修賢人

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

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

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

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

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春通得天。失天。管鮑之

成敗以天不在人事。小大匡異傳。不可曰仲本圖。今

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

既得管仲。則知後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探管仲

無禍難之事也。本敗魯勝

漁賦評成敗
俱歸天

永養和評敘
次法井然如
面

趙汝師評言
常人有為國
得次力者功
可貴今叔
為桓得生仲
功無以加矣

楊慎評敘事
無痕

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春通願以顯其

才。管仲而勤任之。以輔桓。勞來之勞。功衆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

他。且以顯仲之功。則國衆必歸之。勤孜孜也。有得

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句是。假令

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是不耻垢辱忍

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

乎。言不。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

可加也。桓公思前唯不。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

一于安之矣。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反而浴之三。反。謂除其

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挿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

七

其後。

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

公辭斧三。然後退之。

退操斧者。

公曰垂

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

黃泉死且不朽。

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

公遂與歸禮之於

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

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

六嬪。

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

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

必文繡而戎上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

游車弊然後以為戎車。

戎士待陳妾之餘。

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

倡優侏儒在前而賢

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

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

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

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

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

而為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

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

應然後次比綴綴書之簡策故勸之以慶賞紂之以

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不錯綜也。

刑罰冀除其顛旌。

顛謂高之頂人或不能務農息兵故冀以誓勤兵士言能務農息兵故冀

其顛而除其旌春通冀除顛旌掃除

而養老重禮也。賜予以鎮撫之

以為民終始。

績按設象即周禮懸法象魏也本謂上所設末為下所行冀分也旌老人也

國語作班序也言合羣與比校民之有道者必先設

象刑以為民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綴連于書推刑

管子

八

花齋藏板

葉水心評對
語典冊高文

張榜評問政
處便得其要

朱長春評國語定民居兩見文錯山著書者為釐正合撮而先敘手成民事之上似有條趙用賢評官官府也此言士之鄉平四

句則商工農之鄉也

象之意。而究其是非。合則勸以慶賞。違則糾以刑罰。于中又分異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猶勞之來之意也。終始猶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乘。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乘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乘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卑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

柯沿評言。唯事亂故各有所處

官。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木。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唯其事亂也。唯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

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爲田比耒耜穀芟。比偶其耒耜。及穀芟。穀芟小於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闕。

遺及。及寒擊。槁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卽擊去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耰。耰謂復種既已均種。當疾耰之。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右掖曰挾。槍。椿也。刈。鎌也。耨。鉏也。以旦暮從事于田。墾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就功役。便事也。別苗莠。列疏遯。遯。密也。謂苗之疏密。當均列之。首戴苧蒲。苧。蔣也。編苧與蒲。身服襪。襪。調麤堅之衣。可以任苦著者也。沾體塗足。暴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

而不愿農人之子樸質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

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即所謂生故以

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以農民

又秀材生焉故聖主敬畏農而戚近之春通語農列

第四而農民之秀者即為士故云野處而不暇有司

別作敬畏農而去其告罪則舛矣今夫工羣萃而

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權節其

用論比計制續按齊語作斷器尚完利裁斷為器相

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

高相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沈維垣評其心安焉上文注各異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

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羣

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

也監視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輅一作輅以周

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

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春通羽旄竹箭

而後奇恠時來珍異物聚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

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時齊語作賴相陳以知賈賈知物

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劉瓛評宛然卷畫山

朱養純評大
四段只二語
收力大味淵

張嶠評問修
政是卓識

郭正域評列
愛民之道甚
悉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
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墾以差其政。
則人安其沃墾而不移。衰差也。政齊語作征。春通次
土宜農墾土宜末。閒燕宜士。相地而差。政四民不移。
父子常。為矣。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則稟令而不惰。績按齊語當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棄故舊不用如山澤旅也。或疑乃施字誤。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山澤
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人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
則民不惑。惑齊語作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
牛馬育。過用謂之勞。勞齊語作略。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
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管子對

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
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
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
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收散親。立無後。則繼絕世。故入殖。殖生也。省刑罰。薄賦歛。則民富矣。鄉建賢
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
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
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春通舉財長工。富之也。陳力尚賢。教之也。加刑無苛。刑之也。三具而使民備。凡財之生。本于人工。本末同之以舉。以長民。

沈鼎新評容
衆而令行正
使民無決若
欲安民速治
必在于隱寓

乃開節。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民則勸而學知矣。加

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

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

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

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

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嚴齊語作業皆敬也。慈于民。予無財

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

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

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

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

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

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公曰。爲之奈何。管子

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

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

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

罪。因田獵之功。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

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

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

信多益辨

楊慎評此後
語事精審讀
之使人悚治
如遊民安之
國也
梅士享評韓
信多益辨

只是部伍分明管仲什伍素分不待臨財取辦

梅士享評雖云卒伍而相保如父子兄弟故其疆無敵

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日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日獮治兵順殺氣是故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續按齊語政作正字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

李泌評借名極正

岳正評責任鄉師處次第條析

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管子大意全在定周室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續按此即參國五鄉一師每歲報于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

周元會三選
確然

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
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
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
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
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公
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
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一作慎端慤以待時
使以慤善待時待可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
用之時而使之也

以補官之不善政

謂此人聽稱柄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

公宣問其鄉

里而有考驗

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

乃召而與之

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

既省視其質體以參

驗其所成功之事也

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

其人既

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國語作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疾註云疾病也不病不能也春通退而察問

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爲卿

大夫名之曰三選

名此人曰三

高子國子退而修鄉

之左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

鄉退而修連即前一連

梅士亭評始
而鄉長進之
繼而官長選
之終而公省
參之故曰三
選

退而修里

即前四里為連

里退而修軌

即前十里為軌

軌退而修家

即前五家為軌

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

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

伍

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義之衆恥以為伍也

罷女無家

罷女猶罷士衆不娶

之故

士三出妻逐於境外

三出妻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為政者之所忌故

逐於境

女三嫁入於春穀

三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入於春穀是故

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

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

家居則鄉善矣所謂家居治理可移於官是故

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

梅士亭評由鄉里而歸之家故其慕善也真由一朝而愛之終歲故其計善也

長由議論而友之躬行故

議皆有終身之功

修政則人無苟且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

事於公

續按此即前五鄙五屬大夫每歲報政于君

擇其寡功者而譙之

其修善也實張榜評問五屬與問三鄉者一字不差

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

不嫌省復古文矜重如此

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

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

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

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

續按秀上前有筋骨二字

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

程敏政評又詳責五屬

蘓軾評與金前
文無別正是
古文妙處

馬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安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

楊慎評與金前
金惡金之鑄
知管子以鐵

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鞬革二戟。蘭。卽所謂蘭錡兵架也。鞬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續按。齊語作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人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擣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鋸。梟鏹類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

管子 卷八 花齋藏板

與鹽並重後世賄賂用自錙反爭言富國之非且不強兵之德也可笑也

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獄官。甯戚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上理內。已下理外。隰朋為行。行謂行人也。所以通使諸侯。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匭尚處。燕審友處。晉今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以諷動之。令歸齊也。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也。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

孔穎達評正意已伏于此

楊慎評必先反其侵地所謂賜小國地而後大國可

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頻於諸侯。頻見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有獎。或遇水災。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後教之賓渠。彌亘於河渚。國語註頗明。渠彌。神海之名。言齊有高山大海。軍士可依之為險阻也。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為綱紀。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

管子 卷八 十八 花齋藏板

誅也將欲取
必故與其斯
術歟

沈氏新評以
不服天子為
名便堂堂陣

宋養純評南
北東西果所
向無敵

管子

卷八

花齋藏板

有階。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

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弊渠。

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

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于海。東

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

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

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

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

親援。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

楚山。使貢絲于周室。絲者。楚絲。即所謂縶也。成周反胙

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于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

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

始服。比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

之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東

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其拘秦夏之不服者。西

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

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

管子

卷八

十九

花齋藏板

梅士享許管仲定周室功在首止首止之盟大匡小匡俱不載母乃忽乎曰非也欲易太子乃惠王隱謀管子不欲細惠王之失故此篇南曰定周室而終不言定周室者何事此管子之厚也

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爲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爲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醫醫所以蔽兵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醫言不用也發無弓服無矢發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以爾自卑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

張嶠評收拾功績甚壯

趙用賢評人君德之不修故諸祥瑞不至鬼神不享守龜不告之以吉凶反不如民間握粟以賈卜筮尚

爲君不君君命臣毋下拜是不君也爲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已牂牁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鵠臯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歆其守龜不兆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時雨甘露不降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小

多靈驗也
楊慎評後之
假祥瑞以媚
君者皆管子
之罪人也

張榜評天成
數語是其彈
壓不根

蘇軾評此桓
公善用仁術

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徒
反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
乃可以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河出圖雒出書
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今三祥未
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
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
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
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
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

父之亂而二君弑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弑子般又弑閔公國絕無後
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關內之侯
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
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
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
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在關
廐繫養之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
公之為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

朱養和評依
稱薄來厚往
之意

劉勰評愛利
信武是以服
衆

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
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
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臚丘粉反。載而歸。垂橐言其空也。臚收拾也。故
釣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
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
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
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爲憂者爲之憂。可爲謀
者爲之謀。可爲動者爲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

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

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

使關市幾

而不正。壙而不稅。

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

以爲諸侯之利。諸

侯稱寬焉。築蔡鄆陵。培夏靈父丘。

皆邑名。

以衛戎狄之

梅士亭評衛戎狄之地以禁暴于諸侯衛諸夏之地以示勸于中國皆所以安國也故曰慶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又曰朝服以濟河又曰以遂文武之迹于天下而管仲之功不在齊

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

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

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

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

車馬

人皆有革甲。曰三革。

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

謂乘車之會朝

而在周矣

管子

卷八

花齋藏板

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

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

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小國諸侯不卑。加其尊禮。

不以剛小。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施是

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

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周其小人。不失成命。人懷德。

而歸。故不失成功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

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

國畏成。事如臣。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

沈鼎新評匡
齊正以扶周
故成文武之
迹曰天下而
終之以羣臣
之謀是文章
妙法

楊慎評章首
見仲賴鮑叔
未以叔輩賴
仲收此段文
字不知者以
爲蛇足知者
以爲迴龍也

楊忱評歸到
事周室有分
賢語俱藻艷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

五子者。何功。言何功。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

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

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叅國

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

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

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

屬其胥領。屬。綴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

管子

卷八

二十三

花齋藏板

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

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

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

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風興晦夜之時已至禽

之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

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

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

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

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

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

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豈

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委隨不斷優

則亾眾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

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正與夷吾

不可待他日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

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

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為人小

廉而苛怏。音逝。苛密怏察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

周元會評三邪原不可而併以為非急正善誘君處

楊真評離病立方就讓成任此大機大用非當時說士所能望其項背也

姚樞評薦舉得其人

績。按大匡作傳于教。而又巧于辭。不好立大。正荆之義。而好結小信。則辭結當作辭給。苛微細也。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遊荆。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

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

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

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

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

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

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

岳正評見仲
父和衷相濟

朱長春評重

言易見三者

可無不可先

秦法家之士

政為此說故

庶桓公之短

而自文其毒

至二世而行

亦二世敗而

驗猶天之有

造于世不然

宇宙皆糜爛

萬古為長夕

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

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

如。於五子各。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

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

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春演管氏封禪之對。不經見左氏。大都迂誕方士。夸言傳

會。神仙家倭主者。大史公博搜異記。以實其書。因傳焉。亦不知助出何籍。據此中入小匡。添益本語。故文

明此亦本也。政未必信。即信者。齊實有岱而封。且仲諍之。况儼然欲受命。臨中夏。以抗天子。不諄乎無

王之罪。將浮問鼎于召。符請隧。後矣。聖人何。以一正

一。譎。嘉。敘。葵。丘。而。諱。河。陽。也。著。書。者。溺。文。而。昧。于。義

以是借飾為仲羨乎。不知其仲諍也。一匡。匡王耳。君無王臣與同罪。平日所為轉移何居。而口舌爭于一

且至爭而罪已昭于會矣。凡此皆小匡之附益齊語而失者。此辨其大耳。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內言四

管子卷第九

管子卷第九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參評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

預映篇末光景。

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

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

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

宋長春評都
虛言掌事宮
美夸張華宮
雄駿如出辨
口腹下諸先
生爲之邪
張揚評文極
高古前後結

構最嚴密而
松處後處往
往得趣

朱長春評敘

散敘次如不
關應中關應
先秦之妙

散敘次如不
關應中關應
先秦之妙

先秦之妙

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

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盍

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

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

傷而揚

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

以自度得至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

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

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

稅歛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

沈氏新評行
政犯民之悲
則本傷

時公輕其稅歛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

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

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

穠賦評薦廟
占人重其事
也

廟告先君而後行所於是命百官有司削方墨筆謂方

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

吏因朝廟而定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孤幼不刑

澤梁時縱放人入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

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

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

宋長春評敘
桓仲君臣一
段佯疾不救
以愚弄諸臣

詞景如畫臣請以慶四言歸結如陣法如禪偈如射覆秦策中敘范雎昭王相見一段情事略相當

體紉胸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胸。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今之縣鍾磬之椽。于元反。椽。所以嚴飾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荀虞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

光景宛然

葉水心評危言疎聽

張楊評法古太公多用此

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伐。謂所斷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

朱養純評定
居行令計書
真密

與分於疆。若救三國。是分於疆。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

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
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
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
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
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虎豹皮文錦使諸侯
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
文甚滴
楚人攻宋鄭燒燹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

楊慎評令其
雌雄有喪焉
文在右字

朱長春評詞
如摘敘事之
巧然要知可
爲著書不可
爲史二種文
自兩家一國
體一詞體放
孟學養史記
曰其文直其
事核

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睢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堦。堦敗牆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爲明賢。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馬。故願事之。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

楊慎評一篇
之事皆定于
不枚更定于
不交桓幾中
折于楚而仲
持之所謂鴻
翼者也

朱長春評全
述前語戰國
文如此

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
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
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之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
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燔。燬焚鄭地。使
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
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
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
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
文克齊。以實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

朱長春評文
奇事亦奇因
其文武而文
武用之所謂
太上貴因陰
陽轉移仲氏
之所以匡伯
也
朱長春評召
陵之師兩君
無遇也安所
令又安所令

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
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
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
與楚王遇。冬會。日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
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
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
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
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
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

又安請宋鄭取其雖百代而曰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無敢毀者也
傳乎
楊慎評或云
發其夾塞或
云即夾字而
易其用筆間
如畫
張榜評是鴻
鵠南北往來
光景
朱長春評一
冷語應上作
結先秦史記
外無此體

楚不敢墮也。東發大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汶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於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朱長春評。存三亡國。在齊桓之始年。未足詘天下以力。又未敢毒天下以兵。又未有為結天下以心。計唯德始。而乃後止不德。可故偃甲遵晦而捐封以義。然義士猶非之。揆初末而誅意。一統政而無

專封爾有是乎。佯疾不救。敗而後起。將我故與亡之。而假存之。天下其誰不解體。九合奚行。鞭長不及。大武不遠。五伯會盟之後。諸侯屬也。有鬪同室也。未盟之先。各守其郊。主其國。鄉隣之不啻。而被髮之救惑也。當其六任為義。非任為爭。義天下服其德。爭天下疑其利。已則不競。而競于人。一蹶不振矣。故不救是也。兵出萬全也。謂不救以利人之禍。又自利名吾不取。信險。安忍之尤。何用曰正而不謫。如其仁。如其仁。夫管子士議之所借尊也。將反以尊之為柴之。則此類是也。

霸言第二十二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

謂象天明。則地義。

化人易代。

謂美教化。移風俗。

創制天下。

與之更始。

列諸侯。

列爵惟五。各得其宜。

賓屬四海。

賓禮四夷。

以恩時匡天下。

時一會而止之。

大國小之。曲國正之。疆國弱

楊士享評先
羅列一段便
期

曾彥評錯綜
盡變

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暴王殘之修其罪
 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
 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國者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
 兼能正他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
 不王也大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羣物之所不
 不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
 暴王之道也非君人者有道有道有常霸王者有時其時
 霸王之道也非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時其時
 然後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
 日資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事鄰
 也

楊慎評綱中
 珊胡絲絲紅
 溜可以發漁
 父之笑
 張嶠評有事
 為聖王之利
 從古已然

國之亾也鄰國有焉

因其亾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

鄰國有征伐之事因

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

而敗績故鄰國得焉

而多獲遂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

後有非常之人

國危則聖人知矣

懷獨見之

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

國之舉不當也

舉事皆當則

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

以得意也

不當所以資

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

德諸侯

諸侯懷德而歸欲

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

所謂將欲取

有所誦有所信所謂尺蠖之

然後能用

天下之權

妙於前四事故

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革

楊慎評下而王之鈞而臣之豪傑讀此可以寒心

趙用賢評以我明威之振狂伐人者可合天下之權而總之也

在於有權。權從在。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明大數者。那本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眾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眾。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祿。用此以引天下之眾。故可得而臣之也。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均分地。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也。削更可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惠而不費者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在

沈維垣評財權刑賞總以明人之行

黃震評術而曰德甚微

已。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績按遂德之行。猶以成德之行也。如此者。百遂親之。所謂親有德也。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而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然術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春演非術無以取天下。非德無以權術。術以運布其德者。孟子曰。德慧術知。舍其元元。襲其詭詭。舍人之所往。獵人之所昧。徂未有不死。于詐。人未有不死。于術也。國將不保。何以取天下。故曰。物利之謂也。以利物而我無分。利盡天下而人不爭。所云以欲從人。皆得以人從欲。罔濟也。是以

術曰德。德曰大。不大之德終歸于術。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所感致。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失事

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

樂玩也。春通曰使國壽國皆主臣則賞者爵祿慶予也。夫一言而壽國。用其言故壽也

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

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

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王。重宮門之營。而輕

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

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

楊慎評自此至遠無不聽皆情大意未事而藏能候時至之機既事而動能制天下之勢

楊慎評數語皆聖人之旨

故曰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

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

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人心智之姦謀故憎惡

外也。春演畏微。畏明。憎內。憎外。老氏之旨也。伯家引

其緒。經政。聖人獨藏其精。以治身。身治。故靜而正之

天下弗知也。而常善救物。善救人精緒自人而觀爾

聖人何分哉。尸居而龍見。從容而炊。累不出戶。而天

下知矣。是以名法之治。勞帝王之治。逸勤術知之用。

一抱蜀之守。所由與神情異也。故曰畏日。憎中庸之

戒懼耶。易之乾惕耶。戒而發中。惕聖人將動必知愚

而躍淵神哉。無為而無不為矣。聖人將動必知愚

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聞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

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

平素之言

朱養純評
備守時得要
類

紂之暴則無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
湯武之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懼其備。
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而舉。舉兵絕堅。
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破大而制地。大本
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春通大本小標
中國為天漢之先破諸侯以攻項也。地近攻遠。秦之親
下樞也。歸若高光之有開中河內也。
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
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
下正理。春通正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按彊助弱。按抑
而治之也。成天下之功也。

水長春評國
非其國六下
文體錯落
化可法

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
故為天諸侯之所與也。與親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
下王之王。天下樂推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亡
功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
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
也。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霸
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易平易。不牢
之備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
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賊國。故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

何潜評國之
轉移可畏

管子

卷九

莊子藏板

大政開國。大而不為者復小。大而不為則日損故復小。疆而不理

者復弱。疆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弱也。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人散故

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位奪故復賤也。重而凌節者復

輕。重而凌節則威喪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竭故復貧也。故

觀國者觀君。君為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為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

障塞則其君如明而非明也。障塞則內明而外暗。其將如賢而非

賢也。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

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既失謂是非。地大而不為命曰土

滿。謂土廣而功狹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少。兵威而

朱養純評三
觀三守三滿
千古不易

學必評勁骨
秀采語語石
砭

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

其國也。三滿不止。敗亡立至。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則無所獲

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化為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人衆不親。欲亡者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猶緣木而

求魚。故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猶欲進而却行故危。施薄而求

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必不應故孤。夫上夾而下苴。苴。苞裏也。上既狹故為下所苞。

國小而都大者弑。此二者常有篡弑之禍。主尊臣卑上威下敬

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

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

管子

十一 莊子藏板

趙用賢評搏
專也君不能
專命則國不
聽也
楊慎評搏
也曲禮曰毋
搏飯黍可搏
而沙不可黏
人心豈涉哉
在乎主者欣
累之

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聚也。君
命不高。不聚而聽之。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
生而亂也。效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
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
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
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
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此有
五勝。故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
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
疆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

周元會評王
霸各有所藉

疆重。皆國之盈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時
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疆者弱之。重者輕
之。疆國衆合。疆以攻弱。以圖霸。謂時疆國衆多。吾國雖疆。亦可圖霸。疆
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疆國既少。我則合衆聚小。以攻疆大之國。如此
者。可以疆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疆國王。疆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疆
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夫神聖視天
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疆國
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疆國衆先舉必爲疆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
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
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爲其最。列不讓賢。

湯慎評心不
至則物寓焉

善半為則貪雖列爵位不讓賢後賢不齒弟擇眾雖稱為賢無優劣齒是貪微又曰後言方心而已又不必言最在乎鑒焉與前如明而非明語可參究

何俊良評天地人在人善用

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非選眾而舉也。是以王之形大也。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其理之也。以平易。平易之。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施爵祿用地。故可理。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大過者。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則不敢不來。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略其地。遠

章水心評文武兼至

趙用賢評制節謂事大國受其法令

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興師以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伐之。此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緩之。文武具滿德也。唯文武諸功。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其之國必弱矣。彊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彊。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其失之也。以離彊。離彊則乖節者也。故失春通。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服不附大也。下折節應。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近而彊遠。謂用彊兵。威遠。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負海。以為固。故曰負海。

沈此新評立
功名者戒作
難違易故下
曰相則量力
知時

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於桀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下事。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衆。然後攻。餘倣此。料食。

宋孫純評得
失原自有數

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今。時理世不在善攻。在於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錯。謀易而禍反。禍必反求。計得而彊信。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猶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則喜。謀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刑得則重。刑失則輕。令兵一進失則怒。

岳正評謀刑
權三者關係
國勢極重

管子

卷九

花齋藏板

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彊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秦通得者。楚莊之封。陳失者。田閔之取燕。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鄰國必怨。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其成權既動。移而不親。實少為人所歸。如此但彊而巳。不能至霸王也。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主。今專破一國。常守其彊。傳之後世。如此者王也。擅破一國。彊在鄰國者。人。破既

一國不能守彊。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春通范睢謂遠攻齊夫差之爭中原。

問第二十四

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內言七

趙用賢評此
篇文法累變

而不窮真天
下之奇也

劉績評此篇
指遠辭奇句

法變不窮

最千古妙筆

也

揚慎評問前
有事文以立

之題如設懸
人知所宗

而文妙千啓
不怨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冀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授事以能則人上功。

有能然後得。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易猶交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

揚慎評問前。訟無情之詞也。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君親令不

之題如設懸。人知所宗。舉知人急則眾不亂。春通知小人之依念下。民之咨。盡悉痼疾而善

楊慎評大小
一體求音者
宜伐洪鍾定
律者先辨一
悉

收之衆無急安得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
亂此句行此屬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
此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
道所歸如此者。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政自小
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則勞臣悅
始爲政先小。從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
則給與之。死事孤。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其知
謂成王事之子孫。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餼廩言
數則預。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給其餼廩。餼生食
有所準。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欲知其材之
廩米粟。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欲知其材之
之屬。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
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其風俗所好尚。今吏
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
問刑論有常以行不

郭正域評何
字數換文法
甚錯落爭奇

楊慎評問華
卽問卷問族

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科
改易者也。今乃久。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
留其事。將如之何。官都謂摠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
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摠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
而不行。將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
何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
當有所。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
廩餼。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齒投之四裔者
也。問知其族。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
欲有所收也。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
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問邑之
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
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
食。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
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

即問收復
幾于王

管子

卷九

在齊藏板

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

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

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邑。

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

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

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

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

爲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

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

朱養和評以
上俱就田上
詳析一番

士之受責

春通古債字。

於大夫者幾何人。

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有幾

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

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官承吏。春通承吏。吏也。今尚曰吏承之。無田

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餼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

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乃左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

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

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

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

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

沈鼎新評又
及承吏羣臣
外人可謂察
問無遺

張嶠評男女
所出亦閨國
用

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灌溉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為害者害何物績按物事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言直有馬輓家車者幾何乘輓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莅百姓者幾

梅圭壽評兵
粟器械之用
更存國之虛
實

柯潛評又轉
調法

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既既有技巧出川則能利軍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年也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饒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器疏畫而可弓弩之張弓弩之可衣夾夾謂其衣也鈞弦之造鈞所以挽弦戈戟之緊緊謂其其厲何若其滓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而造修之官出

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

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

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

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

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

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時簡稽帥馬牛之肥

腴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不而有黜陟至於

馬牛肥腴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

薦草之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

張榜評世下並列三件而以時簡稽帥代問字

溝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代問字上必幾

之幾察也君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

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

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

朱長春評國後曰先後詩曰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

之大事曰戎故申嚴之亦長篇連往于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為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

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

觀其材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

用也及執事并建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

立之年數管子

朱長春評國後曰先後詩曰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為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觀其材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用也及執事并建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立之年數管子

朱養和評數
千個幾何字
語錯落而法
變幻首尾自
成結構

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
是何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
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
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
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矣。

沈鼎新評禮
與親俱從地
出

制地。春通地。市關三令。君所申布於三官。關於執禁
政也。故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此言故言曰法地
以為政。故曰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
地德為首。君臣之禮。臣之禮也。父子之親。高下
下地。上承。父子之親也。春通。上勞心而食。下勞力而
養。父有恒產。子有世業。是君臣父子覆育之道。一

何俊良評萬
人和于市而
人各營其所

岳正評曰盡
地職則市不
離地

于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官府之藏。彊兵保
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也。自官
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天
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市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
求而得之。故曰天地之財具。言市正合
和。謂交易也。萬人正是道也。道之理。民荒無苛。句
因市交易而得利。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
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地之職。自然齊一。而保國也。
春通民荒無苛句。言地。市之道盡。雖各主異位。毋使
讒人亂。普而德營。句。九軍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
交亂。普廢其德。如此。則九事之親。自營也。春通。亂為
句。屬讒人。普而德營。句。言其德普及。而人得營生。則

沈氏新評
又不離市而
惟有以來遠
人財利之門
戶不塞

九軍之人。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謂陬隅之道也。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因之而入。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出人。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謂行商。征於市。謂坐賈。市者。勿征於關。謂征於市。虛車勿索。索。虛車。益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故以索。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六道。皆置關。並同此令。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既謹而從令。皆當聽其名之虛僞也。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是視其色。之是非。是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其事。以考合其德也。以觀其外。既知其外。又觀其外。以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如此。校量之。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

朱養純評古
來開邊之患
皆由不以順
結即口撫四
德行法官明
心後亦無用
云云終之

以成其厚。校察行。則因厚姦非因而不生。故曰以困貌德。春通言外事既謹。而名色事德各察之以觀外。則權詐之人無所行其敦。而須德者不足困我也。蓋詰奸者必使須厚心險。無所行而國乃不惑。豈曰異言異服而已。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凡此掌行者之職。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故傷德也。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之來皆以誠信。故曰以順貌德。春通四國邊竟。一彼一此。至易生釁。安能使同心和德。唯厚和結之以順其外。不至開邊患足矣。此謂貌德。故曰疆場之事。后鄉四極。四極。四國。然後向慎守其一。以備不虞。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無開塞。度必明。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春通制地合。上問為一篇。以地市關三者。大而煩故以君日中

而飾之有不如制三官之罪也。飭之。卽以問之也。至邊。則疆場慎守。有常禁矣。故直曰問於邊吏。此問政與上諸問合應。

朱長春評。叠下六十問。轉折陸離。爲滑稽戲耶。以爲天下之至奇。亦天下之至無奇也。廢一於宮。廢一於室。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其廢耶。非耶。將一宮耶。禪家三十二相。只一佛。五十三參。都見佛。更能現非佛否。

謀失第二十五 闕

熇

而悅反

管子卷第九終

